

亚当之脐

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

Adam's Navel

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伤痕累累的双唇到吸血鬼德古拉伯爵如同利爪般的脚趾，读者将体验一次震撼的人体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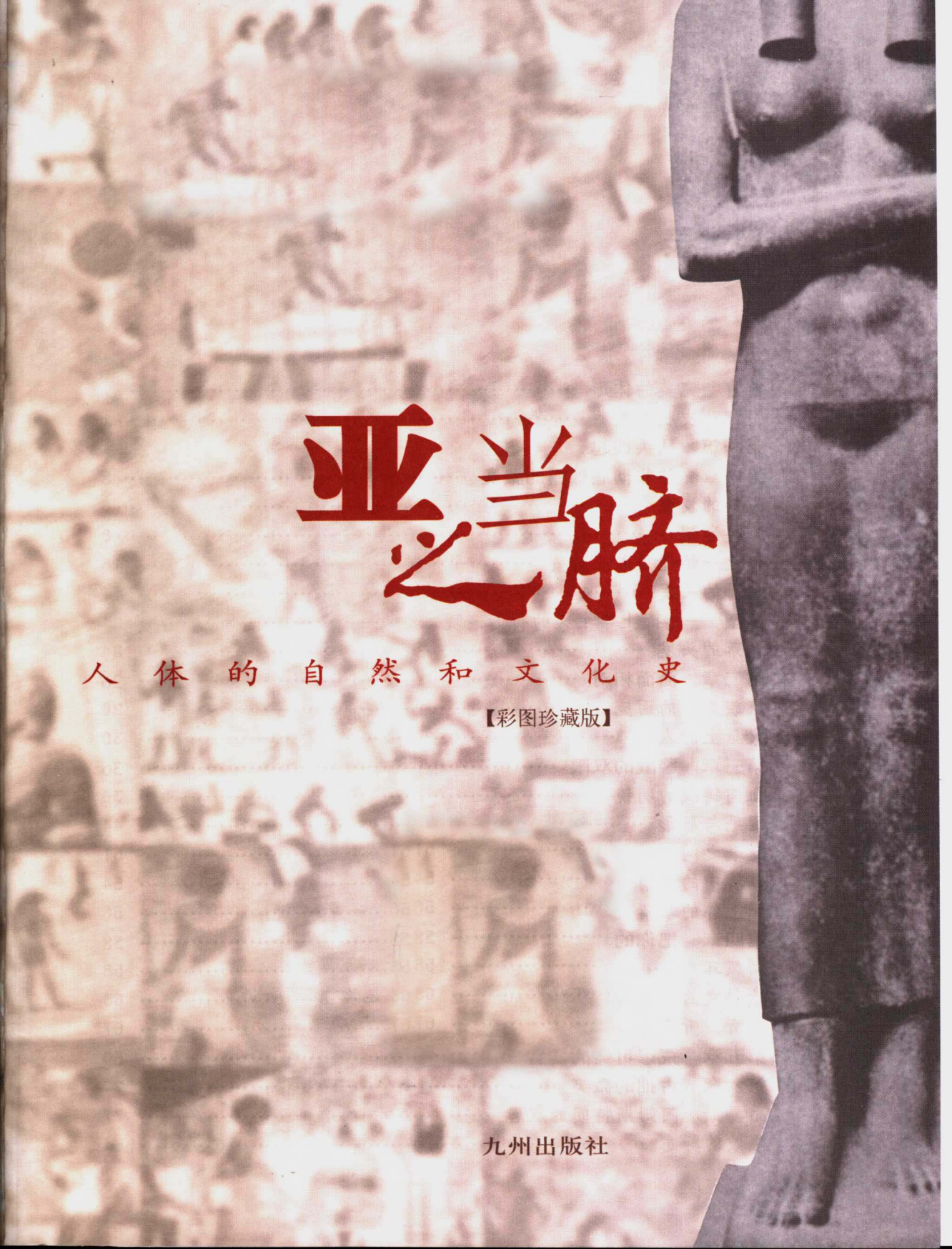
[美] 迈克·西姆斯 / 著 周继岚 / 译



「彩色插图本」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亚当之脐

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

【彩图珍藏版】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当之脐：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 / [美] 西姆斯著；周继岚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12

(人的文化史)

ISBN 7-80195-428-9

I. 亚... II. ①西...②周... III. 人体—文化—研究
IV. Q9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428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5—2910

Adam's Navel—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Form © Michael
Sims 2003 by Viking Penguin,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 Jiuzhou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亚当之脐：人体的自然和文化史

作 者 [美] 迈克·西姆斯 著 周继岚 译
责任编辑 张海涛 战葆红
责任校对 曹 晓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428-9/K · 88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完美的体形

我歌唱从头到脚的生理学，
我说，值得歌唱的不仅仅是相貌和头脑，
那完美的体形更值得我歌唱，
我歌唱男女之间的平等。

——沃尔特·惠特曼

百无聊赖的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注1}也会哈欠连天。图坦卡门^{注2}也会痛哭流涕。阿基坦的埃莉诺^{注3}也会打嗝放屁。毫无疑问，紫色部^{注4}也会梳理她的长发，阿沙基亚·穆罕默德^{注5}也喜欢把两脚叠交在一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小听差们渴望能稍坐片刻。阿兹特克^{注6}皇帝蒙特祖马麾下的勇士们也会碰伤脚趾，也会抓耳挠腮，也会左顾右盼，也会狼吞虎咽。受伤时他们会流血，开心时他们会大笑。无论是欣喜若狂还是痛不欲生，没有身体，这些人便无法感受到喜怒哀乐。纵观历史，有多少情人在温馨浪漫的时候彼此爱抚；又有多少战争的幸存者在病榻上痛苦挣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害怕自己的身体被病痛折磨，都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祖先们塑造的神话人物，正是我们今天渴望创造的奇迹。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躯体的复活，因为我们知道意识是永远不可能离开身体而独存于世的。

无论是这个地球上的哪一种文明，每一个人都在重复着生与死的人生剧，每个人的剧情都是同样简单。站在大都市的繁华街头，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他们高矮不同、胖瘦不一。他们有不同的肌肤颜色，不同的面部轮廓，不同的眼睛形状，不一样的头发质地。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体，只具备了一副体格，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地域文化塑造了我们的外貌特征。在这些人中，有的头戴正统犹太教式的小白帽，有的留着小平头，有的是一头具有非洲特色的卷发，有的却是欧洲风格的直发；有人手指上戴着假指甲，有人脚趾上涂着指甲油；有人将胡子修的一丝不苟，有人穿着脐环，有人镶着假牙，有人缩着脖子；有的剃掉腿毛，有的不刮腋毛；有的修过眉毛，有的打着腮红；有的隆过乳房，有的垫过鼻子；有的脚踩高跟鞋，有的耳戴珠宝。

人们用种种手段修补我们原已完整的身体。这些修饰既矛盾重重又富于创造，恰恰反映出我们对身体的态度。德国著名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在影片《欲望之翼》中很好地捕捉了这种来自身体的快乐和混乱。文德斯将从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歌中获得的灵感和自己对分裂的德国的情感，一并融入他和彼得·汉特克共同创作的《欲望之翼》的剧本中。片中两个没有肉体的天使厌倦了只能对他人进行偷窥的孤独生活，他们渴望拥有



真实的肉体。影片传递出一种对人性的强烈渴望。影片中的两个天使是多么渴望能握住一枝铅笔，亲吻一下耳朵，舒展一下他们的脚趾头，或是养上一只小猫，哪怕能用手指数头翻动一下报纸也好。一位天使说：“与其永远只能在天空里轻飘飘地飘荡，我更想感受一下那些对于我来说有分量的东西……请结束我的永恒吧！我宁愿被绑在地球上。每次迈进一步，每次一阵风迎面吹过，我都想说‘就是现在吧！让我堕落在地球上。’”在天使第一次和一个女人做爱之后，他说：“我现在知道了身为一个天使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不知疲惫地指挥着各个部件的运作，这是天使们渴望而不可及的。人类通过身体的知觉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身体的感知来源于人类对世界的接触。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地感受着地球上的一切，你能品尝出可口可乐的甜美或是香橙的香醇，是因为你的舌头能感受到美味的分子。你能欣赏到悦耳的音乐，是因为声波在敲击你的耳膜。你能嗅到咖啡的浓香，是因为飘散在空气中的咖啡微粒刺激到你鼻子上的神经末梢。你能看到阳光照射下的树叶的颜色，是因为光线进入你的眼睛。我们将所有这些感觉称为“触觉”。触觉可以使我们的皮肤感觉到羊毛夹克与纯棉衬衣的不同质感，也让我们能感受到肩上背包的质地，即使我们闭上眼睛也能清晰地体验到阳光照在眼皮上的感觉。

经过漫长的进化，终于出现了智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具备人形的人类祖先。智人身体中每一个部位的结构都证明了这种进化过程的漫长和曲折。自然科学犹如一门禅宗，它带给生物构造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替生物时代构筑了一幅宏伟蓝图。当我们狂热地追求时尚，穿梭于巴黎街头的时候，我们全然忘了自己其实是大自然法则的主体。人类就和橡皮泥、渡渡鸟^{注7}一样，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个分子。甚至连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也承认，人类和其他动物在自然界中有着相同的地位。我们要选择配偶并且在下一代的身上延续这种血脉的共同特征，从父亲的身高和眉毛，到母亲的骨骼结构和皮肤质感，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得到了继承。接下来又轮到下一代进行择偶、生育，新一轮的传承就这样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当然这种传承是在不断变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是有一点是原教旨主义者勉强承认的——人类的繁衍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过程，这个过程甚至长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人类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一直在变化着。

当这些变化已成为现实，并且成为你每天思考的一部分时，你方才发觉身边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不断地在你的眼前变化着，模糊了你的视线。脸型从一种变出了好多种，就像是电脑合成的电影画面。于是你开始意识到原来人类的身体是用可塑的粘土制造出来的。比起通过化妆品和整容手术来修改外形，大自然的雕凿可是要早了许多，它把人类塑造出了不同外形并且应用了适合不同生存环境的雕工。**人类的每一寸肌**

肤和每一块骨骼都体现出大自然无穷的创造力。我们有高耸的鼻梁骨和宽大的臀部。我们有直立行走的双腿。我们的耳朵能够收集到一切声音并且可



以对声音的方位做出三角定位。我们的肚脐证明我们是高等胎盘哺乳动物。与那些浑身长毛的灵长类表亲们相比，我们就像是赤身裸体一般，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上同样也保留着大量的毛发，其中，那些密集的像小树丛一样的毛发还散发出异样的气味。

然而，无论我们的身体多么完美，始终不能令我们满足。法国人安东·德·圣艾修伯里^{注8}曾经说过：“世间万物的意义并不是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人们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它们的。”人们往往用象征性的词汇来理解感知到的世界，而且永远不会停止对周遭世界的想像。因此，很多文化中都包含着虚幻的成分，而想像却赋予自然进化过程以象征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对身体的称谓多种多样，如生命的机器、灵魂的庙宇、肉体的轮回。这些称呼贴切地反应出人类对自身天赋和身体缺陷的认识。人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种功能都扮演着相应的角色。在某些宗教中，摊开的五个手指象征着“五戒”；摇曳的火焰象征着没有脚的火神。理发、打喷嚏，就连修剪手指甲都有可能令我们的生命力减退。神仙们先是塑造出凡人的模样，再从中挑选出各种特征的代表人物。被宙斯降罪的巨人阿特拉斯，要用双肩支撑起整个世界；伟大的塔斯曼用她强健的双臂帮助了人类；大力士参孙的头发不仅是头皮毛囊中长出的蛋白质物质，更重要的是它是上帝赐予他的高于凡人的力量源泉。

就像油画下的草图底稿一样，我们从人体自然史中领略到退色的人类神话和形形色色的偏见。无论我们将自己定义为哪一种生物，无论我们怎样信誓旦旦地表达自己对所属种群的忠诚之心，我们始终还是脊椎动物，灵长类动物和哺乳动物。然而，在理智赢得它的解释地位之前，迷信早已给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分派好了各自的假设“注释”，甚至是从畸形、疾病、美貌、丑陋等多个方面进行分别定义。其结果便是人类文明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可以让所有人种共同分享。无论是过去的神话和艺术，还是现在的科学，我们早已厌倦了回答关于保罗·高更^{注9}曾经在一幅油画中提出的关于身体的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向何处？

看得见的神秘事物

这本书虽然与我的个人经历无关，但是，我的个人经历却为写书带来了灵感。大部分人都拥有一个功能齐备的身体，我也可以做很多动作，诸如抬头或用指尖触碰东西等小动作，几年前我还可以做得极其自如。不过自从我患上椎间盘突出症之后，病痛便一直折磨着我。疼痛从脖子一直蔓延到后背，后来我的左胳膊突然出现了麻痹症状。我的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我是他诊治过的数千例患者中症状最严重的一位。尽管我是个特例病患，但这种独特性却丝毫不能减轻我的病痛。我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在那段时间里我再也得不起来了。为了说明我的病情，医生给我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他说，人的头部的大小和重量大约和一个保龄球差不多，而脊椎就像是一根太阳花的花茎，因此这个纤细的部位要承受巨大的负担。为了让这根可怜的花茎不再出现突然折断的危机，我只好谨遵医嘱，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

我的眼前只有那块天花板可看，心情沮丧的我只好用脑力活动来打发时间，于是我



便开始思考人类的身体。后来我发现我可以在胸前放上一块垫子，然后在上面写字，这样我就不用看着写字了。不过偶尔我也会把垫子竖起来，看看字迹是否还能够辨认出来。在我逐渐康复的时候，我就把脑海中那些天马行空的联想统统地写了下来，然后再加上“耳朵”、“肚脐”、“脚趾”之类的标题。于是在我卧床期间，我的手稿逐渐丰富了起来。普林尼^{注10}对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拉斯的神奇脚趾的评论让我想起了玛格丽特·福克斯姐妹和美国19世纪末流行的招魂术。美国著名的魔术师霍迪尼对助手的暗示使我进一步理解了达尔文对耳朵的阐释。要不是看了古人类学家玛丽·利基在非洲利特里发现的南方古猿脚印的照片，我还想象不到那些月球表面留下的人类足迹的照片是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精心设计的结果。每当我试着抬起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科学家们曾将我们所患的多种背部疼痛都归结为直立行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曾经是保持水平运动的哺乳动物的脊椎突然变成了垂直状态，而且不但要承受一个高昂的脑袋，还得让贪婪的前肢完全解放出来，最后就只剩下古老的脊椎动物的神经和防护器官紧紧地挤在一起。

我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创作下一本书了。当我又能重新坐起来的时候，我就一头扎进关于身体的研究里去了。我对每一份资料都有新的发现。我为此咨询各种专家，因为我发现我对自然的浓厚兴趣丝毫不亚于我对文学的热衷。我不禁注意到很多有关人体的神话故事，它们都是最具想象力的人体自然史的表现。再没有什么能比两个物种经过杂交繁殖形成杂交物种更能激发我的想象力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亚当之脐》这本书也有点混血的味道。

研究人体的方法很多。医学专家通过诊察来了解庞大的人体管理系统，该系统控制着人体的骨骼、肌肉、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以及淋巴腺等肌体部分。古生物学者则是通过发掘人类祖先留下来的确凿证据进行研究。无论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还是足底按摩师，每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都希望将人体研究的成果应用于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就连运动员都希望自己的形象能被塑造成艺术品。如今市面上宣传自我形象、吸引力、性魅力、化妆品、营养品、形体训练及身体罪孽的书籍比比皆是，好像我们的灵魂以前居住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中，而不是我们现在如此关心备至的身体里。

由于这些东西没有一样能符合我的特殊兴趣，因此我在《亚当之脐》中还是坚持自己的路线，我从头到脚游历了人类的整个身体，每次参观一个地方。我遵循着十六世纪中期法国兴起的一种古怪的诗歌模式。在法国诗人马洛的煽动下，一些著名作家组成的“炫描派”掀起了描绘女体的艺术风潮。其实他们的先辈早以对那些身体部位发表过同样的赞美，14世纪的彼得拉克^{注11}曾在抒情诗中赞美情人劳拉的美丽双眼；其后的沙梭斐拉



托^{注12} (全名Baldassarre Olimpo da Sassoferatto)也曾用暧昧的词汇来描写女人的乳房。然而这些法国诗人却很少使用象征手法,他们不喜欢用“心灵的窗口”或“滋养我们成长的乳房”等形式的比喻来赞美人体的某些部位。因此,这些诗人的作品时常遭到攻击。历史学家南茜·J·维克斯曾这样写道:“如果彼得拉克在诗中是用含情的双眼来突出劳拉的动人姿色,可以说他技高一筹。但如果他随随便便地用牙齿或是脚趾来表现同样的意境,就显得滑稽可笑了。”更何况,炫描派的诗人们在描写人体部位时常常语句直白,从不掺杂任何修饰或掩盖。不过用“胳膊肘”这样的词来描述人体的某个部位,还是让人听起来不免觉得有些下里巴人的土气。正如维克斯所说,马洛的笔下充满了对女人身体的传统敬意,但是他不应该开创这种颇具争议的诗歌领域。众人对于炫描派诗歌中的一些代表词汇同样有褒贬不一的评价,这些词汇中有表示赞扬的,也有发泄不满的,囊括了从崇拜到厌恶的不同含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亚当之脐》可以被视作现代版的炫描派新作,该书的大部分焦点(当然不是单一的)主要集中在身体文化史如何折射出身体自然史这个问题上。不过,我却坚持用拟人化的手法去描绘那些炫描派过于强调的东西,同时我在写作时还运用了喜剧元素和悲剧风格的对比,神圣和世俗的冲突,以求充分表现出从我们出生到死亡的历程中,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中掺杂的矛盾心理。我们对这副躯体的情感总是在矛盾中挣扎,赞美和谩骂同时存在。这充分证明了,为什么我们在迷恋炫描派精细描述的同时,还会用这样的眼光来审视人体中每一个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部位。我更喜欢把人体想象成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市民,就像莎士比亚在戏剧《科里奥兰纳斯》中描写的那样:

那戴着王冠的头,那视察一切的眼睛,
那运筹帷幄的心,臂膀是我们的兵士,
双腿是我们的坐骑,舌头是我们的吹号人……

事实上,我在《亚当之脐》中却忽略了人体的参谋——心脏,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人体的外部器官上了。奥斯卡·王尔德^{注13}说过:“世界上最神秘的东西往往不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而是那些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这句话可谓一语双关。比起以往那些对心脏、肺部、骨头等隐秘部位的探究,我更有兴趣观察一些我们日日可见的器官——如面部、鼻子、眼睛、嘴巴、耳朵;我们的肩膀、胳膊以及双手;胸膛和乳房;腹部、肚脐及腰部;生殖器和臀部、还有腿和脚。所有这些部位被细致地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区域:头和脸、手臂和躯干、生殖器和腿,每一个区域都反映出人体进化史的不同层面。这种部位划分不仅仅是为了减少大脑的分工,它们还是科学家们从现代人体解剖学及生理学等领域收集来的各种证据,是这些科学家将我们与那些灵长类亲戚进行比较,并对我们早已灭绝的祖先留下的化石进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此前,有关人体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留下了各自的研究记录,人体部位的每一种差异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得到体现。《亚当之脐》一书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大脑——人体的指挥部”,“世界的重量”,以及“单腿站立”。这些标题中蕴涵了每一个特殊部位的自然史,是最能概括该部位特点的比喻。



我之所以选择“从头到脚”的顺序来描述人体，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可以把这本书当成一篇记叙文，就像叙述一次旅程沿途看到的风景，这样比描述整个人体系统要简单得多。其二，这便于我的回忆，我可以很容易地回忆起人类在进化过程的每一步都是怎样迈出的。以婴儿为例，眼部肌肉是第一个证明婴儿具有自控能力的身体特征。随后，婴儿逐渐拥有自己的意识，此时他已经可以控制面部其他肌肉的动作了。第一次展露的笑容是他人生的第一块里程碑，因为从此以后，婴儿便有了自己的表情。再往后，当他可以控制颈部肌肉运动的时候，他的小脑袋就可以懒洋洋地向两侧转动了。他的躯干（不包括四肢和双腿）逐渐会被身体的感觉支配。最后，起初还难以驾驭的小胳膊和小腿儿也慢慢地加入到了受控制的身体队伍中来。胳膊从原先笨拙的、只会拿着玩具送到嘴里去咬的小累赘，摇身一变成为灵巧的双手，双腿也日渐矫健起来。

由于本书的空间有限，因此还有很多有关人体的话题没有被写进去。在此，我仅将这些省略的话题一带而过，其中包括：牙齿、乳房增大、胡须、体重增长与减少、手肘和膝盖，以及种族歧视与肤色差异的庞杂话题。然而，随着这次人体旅程的不断深入，我也必须加入一些内容——如警醒的眼睛，以充当这次揽胜路途中的里程碑。我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在写一本游记，我在任何一处引发我好奇心的地方驻足停留。我曾试图挖掘脚趾的神秘之处，也曾对着眉毛高唱颂歌。我仿佛闯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洞穴，在漆黑中摸索前行。其实我在书中提到的，只是一些浅显的内容。无论是文明史还是自然史，任何一段历史中都不乏人体的故事。

译注：

1. 尼安德特人：是原始人的一个分支，主要生活在欧洲和亚洲中西部，生活时间距今15万—30万年。
2. 图坦卡门（公元前1304年—公元前1323年）：最年轻的埃及法老，8岁继位，19岁去世。
3. 阿基坦的埃莉诺（1122年—1024年）：阿基坦公国公主，先后是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王后。
4. 紫式部（978年—1015年）：日本女性文学家，本姓藤原，名字不详。因著作《源式物语》而闻名。
5. 阿沙基亚·穆罕默德（1493年—1528年）：阿沙基大帝，逊尼阿里之子，送海帝国（现中东地区）国王。15世纪时，将送海帝国推至王国顶峰。
6. 阿兹台克（1200年—1521年）：墨西哥兴起的一个王国。与古玛雅、托尔特克并称南美文明三大文化。
7. 渡渡鸟：又名“愚鸠”，是一种不会飞的鸟，原产于非洲毛里求斯，现已绝种。
8. 安东·德·圣艾修伯里（1900年—1944年）：法国人，具有贵族血统。他一生冒险，是利用飞机将邮件传递到高山和沙漠的先锋。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他还一直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南线航班》、《夜航》、《小王子》等等。1944年，他在一次飞行任务中失踪，他的经历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神秘的一则传奇。
9. 保罗·高更（1848年—1903年）：法国著名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维罗弗勒风景》、《黄色的耶稣》等。
10. 普林尼（23年—79年）：全名加伊乌斯·普林尼·塞坤杜斯，更多地被称作老普林尼，以区别另一位同名人士，是古罗马著名的作家、科学家，主要作品有《自然史》等。
11. 彼得拉克（1304年—1374年）：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奠基人，主要作品有《歌集》等。
12. 沙梭斐拉托（1609年—1685年）：17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
13. 奥斯卡·王尔德（1854年—1900年）：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名噪欧美的剧作家、诗人、散文家。主要作品有《深渊书简》、《瑞丁监狱之歌》等。



目 录

前言 完美的体形	1
引言 皮肤深处	1
第一篇 从头谈起	
第一章 并非彻底裸露的猿类	8
先知的发型	8
野兽印记	8
付之一炬还是入土为安	16
参孙的头发	17
发型——形而上学主义的行为表现	21
掉落的头发	24
第二章 面面相觑	26
家族赐予的面庞	26
火星上的人脸	30
第三章 警醒的双眼	36
血肉铸成的明镜	36
眉毛与眉形	44
眨眼之间	51
梦境中的眼睛	54
闭上你的眼睛	56
第四章 把你的耳朵借给我	58
顺风耳	58
达尔文的观点与霍迪尼的踌躇	63
耳听，听不足	67
第五章 荒谬可笑的器官	69
第六章 古拙的微笑	77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双唇	77
娼妓的标志	84

一吻之间	90
必要而矛盾的舌头	100
不必在意我的话	103
第二篇 全世界的重量	
第七章 男人与臂膀	106
第八章 猴子的手掌	116
自由的手	116
手指运算	124
经验之谈	129
与生俱来的签名	133
托宾的手掌	137
翻手为云	139
对弈死神	145
第九章 圣母像	146
乳房与“胸膛”	146
银河的传说	151
来自汽笛城的女魔鬼	160
袒胸露乳	163
天堂软枕对历史重担	167
第十章 亚当之脐	170
解开生命之结	170
自我反省的由来	182
第三篇 单腿站立	
第十一章 隐私部位	185
骚乱	185
阴道独白	188
达·芬奇的智能型器官	198
博斯韦尔笔下的塞缪尔·约翰逊	206
参议员的体毛	211
第十二章 矫健的双腿	219
两条腿的利与弊	219
学跳舞的稻草人	226
女神俏丽的臀部	231
脚趾——我们特殊的道具	239
行人交叉路	246

引言 皮肤深处

如果我们可以看见灵魂，可以触摸身体，
那还有什么更神圣的？

——叶芝^{注1}

一层无所不能的表皮将我们全身的所有部位连为一体，造就了惠特曼^{注2}所说的“完美的体形”。人们始终认为皮肤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但我们却没有对这位守护神给予应有的重视。要想证明皮肤是怎样包容并限制着我们的身躯，有一个古老的希腊神话便是最好的例子，故事讲的正是失去皮肤的噩梦。

希腊神话中关于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马西亚斯的故事有两种版本，一种说法是马西亚斯发明了长笛，另一种则说是雅典娜发明长笛之后又将它丢弃，马西亚斯拾到了长笛，并练就了精湛的笛艺。然而无论在哪个版本中，马西亚斯都是吹奏笛子的高手。他向太阳神阿波罗发起挑战，要用长笛与阿波罗的里拉琴（七弦竖琴）进行较量，看谁的演奏技巧更胜一筹。阿波罗提出一个条件，失败者必须接受胜者提出的任何惩罚，如果马西亚斯同意，他便接受挑战。被自己吹奏的美妙音乐冲昏了头脑的马西亚斯愚蠢地同意了阿波罗的条件。在比赛的第一局中，马西亚斯和阿波罗都充分展示了各自的音乐天赋，两人不相上下，打成平手。于是狡猾的阿波罗使出了骗术。他可以把里拉琴倒过来演奏，于是他向马西亚斯挑战，要求马西亚斯也用这种荒谬的方法演奏他的长笛。马西亚斯无法演奏，输给了阿波罗。于是阿波罗便将马西亚斯绑在树上，活生生地将他身上的皮都剥去了。马西亚斯就这样被残忍的阿波罗杀死了。

尽管希腊神话中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场面曾一度消失，但到了16至17世纪，它们又借着古典主义艺术的强劲势头再度粉墨登场。意大利画家乔范尼·斯蒂法诺·丹诺蒂（Giovanni Stefano Danedi）根据这一神话故事所绘制的油画，几乎成了抒情版的演绎。但提香^{注3}画笔下的这个故事却充满了血腥暴力，画中的阿波罗挥舞着鞭子，抽打着被捆起双脚、倒吊起来的马西亚斯。在众多相关题材的作品中，安东尼奥·科拉迪尼的新古典主义大理石雕像应该是最能忠实反映该故事恐怖效果的代表作之一。当年，这尊雕塑和安东尼奥的另一件浪漫作品《西风和芙罗拉》，曾是皇家花园里的陈列品，而今它们已被伦敦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没有胡须、风流倜傥、头戴桂冠的阿波罗一不小心也动起了刀子，他的手握在骨质的刀柄上，食指贴着刀背伸向刀尖。阿波罗正用刀削下马西亚斯右腿上的皮肤。雕塑刻画出马西亚斯的皮肤在阿波罗的刀刃上层层堆积的骇人场景。

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奥维德也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血淋淋的一幕，后来科拉迪尼根据他的描述雕刻出那尊不带血光的雕塑：



……在他的尖叫声中，
阿波罗剥去了他的皮肤，他全身的皮肤。
大块的伤疤周围，血流如注，
他的肌肉裸露在外，血管毫无遮掩，身体不停地颤抖，
脉搏依然跳动。你可以数得出他的心脏跳动的次数，
光线似乎已经穿过了肋骨间的组织。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可怕的传说呢？因为它让我们认识到皮肤的功能。说到皮肤，我还要提到一个例子——塑化技术。德国医学教授冈瑟尔·冯·哈根将人的尸体浸在树脂中，对尸体进行塑化保存。他曾尸体制作过一尊著名的人体雕塑，塑造了一个站立的男人手上搭着一整张自己的皮，那张人皮就像是被剥落的苹果皮。他后来在慕尼黑举办了一场“人体世界”解剖学展览，并展览了自己的作品。展出的这尊人体雕塑像是十八世纪时被剥去皮肤的受刑者，只露出皮下组织和器官。这具没有皮肤的塑化人体，仿佛是一败涂地的马西亚斯。男人的肌腱、韧带、胳膊和大腿的肌肉纤维，悬垂的睾丸和生殖器，肚脐的圈状纹理——人体的一切都暴露无余。这尊雕像通体粉红，虽然恐怖怪异但却浑然天成，这情景宛如一幅荷兰派的静物画，仿佛一颗盯着盛宴咧嘴狞笑的死神头颅，任谁看了都会胆战心惊。这尊塑像虽然面貌狰狞却寓意深刻。那张人皮就像一件灰黄色外套一样搭在它的臂弯。“人只有在具备表皮之后才算得上是一个人，”法国诗人保尔·瓦列里曾这样写道，“去掉皮肤，仔细研究：皮下组织从这里开始。你在这种深不可测的物质中迷失了自己，它与你所知道的一切事物背道而驰，但它依然是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感谢皮肤，虽然我们常常在思想中将其摒蔽，然而我们还是需要用马西亚斯这样的悲剧故事和这尊塑化男人的雕塑来了解人类失去皮肤的尊严。故事和雕塑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不同的自我。

我突然冒出一种想法，也许在某些适当的场合下我们可以不需要皮肤，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自己身上的这层包装是如何形成的。据粗略估计，皮肤重量占身体重量的16%，它们承担着维持身体机能所需的新陈代谢总量的5%~8%。皮肤是非常有价值的器官。当我们凝视一具裸体的时候——孩子的脸、情人的身体——我们看到的是皮肤构成的跌宕风景。皮肤勾勒出我们的模样，保护着我们的身体。它的万用功能令人难忘，手掌的皮肤坚实紧致，脚底的皮肤粗糙厚重，眼睛的皮肤柔韧灵活。皮肤可以弯曲，也可以伸缩，可以折叠，也可以堆积出皱纹。关于皮肤的比喻多种多样：它是表层的土壤，肌肉的外饰，水果的表皮。和所有细胞一样，皮肤细胞也会发出抑制细胞生长过快的密令，以免提前到达预定的生长点。皮肤会勾画出自身的生长界限。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这层细胞组织，我们的身体将无休止地生长，那么人也就再无体形可言了。皮肤是我们成为个体动物的界限，是我们从这个世界独立出来的界限。

皮肤并不是一件太空服，通过皮肤进入人体的不仅仅是空气。“我们生活在世界上，”英国逻辑学家、数学家及哲学家阿弗雷德·怀特海说，“然而世界其实就在我们体内。”这



个世界森罗万象，从营养物质到毒素，各种物质纷纷通过皮肤钻入我们的身体并且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人体需要呼吸，于是花椰菜、牛排和其他一些奇怪的物质就被人体循环转移到肺部及脑部细胞中，这种转化方式就像炼丹术一样神奇，它把植物纤维和动物肌肉变成我们自己的肉体。想想看，**从紫外线到汗液，世界上有多少种物质是通过皮肤进入我们的身体或是留在我们体内的。所以皮肤只是一个边界，而不是一堵围墙。**

由于皮肤中各种色素的作用，致使人类的肤色就像外形和身材一样有非常大的差异。从因纽特人^{注4}到马萨伊人^{注5}。许多研究表明人类的肤色差异与种族之间存在的差异颇有几分相似。其实，无论是皮肤白皙的人还是皮肤黝黑的人，就功能而言，皮肤的差异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但大多数人还是希望通过改变肤色掩藏种族的背景、希望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人体内黑色素的密度最初是由基因遗传决定的。然而，由于人体暴露在阳光下的紫外线中，因此导致同一地区的人有相同的黑色素密度。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将自己晒得很黑，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有些人曝晒后，皮肤确实容易被阳光灼伤。

肤色变黑其实也是被太阳灼伤的一种表现。被太阳灼伤的程度一直没有一种公认的标准，但事实上这种古怪的、充满想象力的反应也表现出动物肌体的自然运作方式。太阳灼伤是一面警告旗。虽然太阳的热量来源于自身的红外线，但红外线并不会像燃烧的炭一样对我们造成伤害。太阳灼伤是一种暴露在紫外线中的有毒反应。紫外线的波长比可视光线短，未然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它，但它还是有巨大的杀伤力。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中，人体的DNA会被破坏，连续几个小时的暴露，酶和蛋白质的制造会减少，并且还会导致细胞发炎和血管扩张、皮肤发烫等症状。曝晒后的皮肤之所以会曝皮，是因为阳光破坏了细胞的DNA，导致表皮细胞死亡，身体将死亡细胞抛弃所致。如果灼伤不是很严重，皮肤会很快地进行自我修复。但是细胞中被破坏的DNA仍可能产生变异并发展为皮肤癌。好的遮光剂(防晒油中的物质)其实有两种功能。遮光剂中的无机分子可以起到折射或分散紫外线的作用，而它的分子则可以吸收紫外线。

自20世纪中叶开始50年来，全世界的人们耗费了上亿美金用于无效的皮肤保养，才使他们相信，要想得到白皙的皮肤，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呆在家里足不出户。随着“二战”之后，战争阴霾的渐渐散去，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之情悄然上升。但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发现皮肤癌的威胁。比基尼泳装因1946年美国成功地在比基尼岛进行了原子弹试验而得名^{注6}，一时之间，沙滩泳装突然成为比考究的维多利亚式外衣更性感的时尚装束。因此，古铜色一度被认为是热辣、奔放、性感的肤色。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这样写到：“那些曾被一度排斥的黑人，现在却成为性感的代言人，这简直就是新教徒们打了折扣的道德标准。”其实，一般只有白种的欧洲人和具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才能享受到这种古铜色的神话，他们有能力证明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和金钱去海边消遣，并且回去的时候



能看得出优越生活在身上留下的印记。早在1951年，吉恩·哥克顿就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美国人很奇怪，他们歧视有色人种，却又欣喜若狂地跑去晒太阳，而且希望自己晒得越黑越好。”现在，长期暴露在阳光下，尤其是在臭氧层稀薄的日子里，容易引起皮肤癌一事无疑已得到证实。有证据显示，即使太阳灯和日晒机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然而，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防晒霜都能为你提供安全保障。

当我们谈论人体肤色这个话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身上那些或多或少的雀斑和胎记。美国作家多罗茜·帕克在一首诗中写下她对雀斑的感情——喜欢、古怪和疑惑纠缠在一起——那些雀斑还是没有的好。但是这些黑色素浓缩的小斑点却给脸蛋和身体增加了迷人的情趣，就像名模辛迪·克劳馥，她的小雀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有“美人痣”这样的说法吗？这些胎记或是斑点的小缺陷摇身一变成了提升脸部美丽度的亮点。这同样也证明了其实漂亮的脸蛋看上去本身就是已迷人了，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在美女的脸蛋上才会出现美人痣，不漂亮的脸蛋是不会有美人痣的。一些新潮的女性甚至在她们干净的脸庞上粘贴或是画上美人痣。普鲁斯特^{注7}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这样描写主人公第一次遇见艾伯丁时的情景，“实际上，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有一颗美人痣，但是我的记忆却让这颗美人痣在她的脸上不断地游走，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我们不习惯于接受变异的皮肤外表，因此当人们在梅尔·布鲁克斯导演的影片《新科学怪人》中看到那位驼背人伊哥时总会心生厌恶。一位名叫亨利·朱尼厄斯的外科整形医生说，曾有一位满脸雀斑的护士来找到他。她希望通过外科整形手术改变自己的形象，因为她在暗淡的灯光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她脸上有太多色素沉积的斑点了。

我们非常容易接受皮肤所扮演的身体保护者的角色，并且认为皮肤带给我们的只有快乐。网状神经系统像是分布在人体表皮层下的一串串珠宝，肉眼是看不见它的，它是我们对物质世界需求的反应，而不是用来取悦它的主人的。显然，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通过神经系统体验快感的生物，但是，我们却是唯一有想法，并且先于那些动物表亲们掌控自己神经系统的生物。谁不愿意用自己的手、脚或嘴唇快乐地感受世界呢？

任何像我们的皮肤一样重要且无处不在的人体奇迹，自然而然地都被象征符号所替代了。萨蛮教和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观念认为，披上动物的皮毛就可以拥有这种动物的独特特征和与生俱来的智慧。因为，蛇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蜕皮，于是许多原始文化的仪式中会把蛇皮和象征性的皮肤结合在一起，蛇皮代表了生命的开始，或是被当作具有其他意义的生命里程碑。

任何轮回标志都成为了永恒复活的象征，从此皮肤就和复苏、不朽联系在一起。一些人身穿各色兽皮，

以此代表人类的生与死，或是代表肉体与脱离肉体的精神的对抗。这些原始的联想慢慢地消失了。在21世纪的第一年里，时尚的潮流中又出现了动物的印迹，设计师们设计的钱包上布满了美洲虎的斑点，图形设计师创作的垫子上出现了斑马条纹装饰。



我们的皮肤遍布全身各处，所以它就要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更多地遭受投石器和暗箭的伤害。它见证了我们的笨拙，它在与地球引力的战斗和蓄意的暴力迫害之后依然能幸运地逃生。无论是遭遇擦伤、还是碰得青肿，即使被割裂，它也始终保护着我们的内脏，依然包裹着我们的身体。最奇妙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来自复杂神经末梢的莫大快感。这些特殊的细胞还是身体的警报系统。人生最糟糕的噩梦之一无疑就是疼痛。在我们看来，令我们悲哀的最大讽刺莫过于自身修复机能竟然不能治愈所有警报系统发出的痛苦警告。无论是食肉动物的凶猛利爪，还是士兵的子弹，哪怕只是一根黑草莓的尖刺刺穿了你那令人失望的脆弱盔甲，你的身体就必须得到医务人员的救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些伤害不太严重，医生们还是可以帮助你缝合被撕裂的伤口的。当伤痛消失了以后，伤疤也就被新的皮肤警报器所取代了。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显然没有用来防御的外层皮肤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改变人体设计上的这种缺陷。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保护身体免遭数不清的自然袭击呢？因为皮肤除了做庇护墙之外还有太多的职责要担负起来。水分、空气、营养，甚至毒药、病毒和寄生虫，它们都是通过人体皮肤的毛孔中进入我们体内的。**皮肤是一扇神秘的大门，可进可出，它的变化非常巨大。**嘴部不但可以张得很大，而且需要不断地受到关注，它不是喋喋不休，就是咀嚼不停。超负荷工作的嘴就像燃料处理器、毒药鉴定者或是麦克风。形如相机快门的肛门隐藏在身体的另一端。绝大多数时间里它都是人体的废物出口，偶尔也会充当入口的角色——这里倒不是指那些性行为。皮肤上还有两种洞。你以为是耳朵吗？没错，这个耳洞旁边带有“卫星天线装置”。但我说的是鼻孔，这两个孔可以吸收人体必需的空气，并贪婪地将我们周围大量漂浮物质中的原子吸入洞中。当然，上述这些都是皮肤显而易见的大洞，皮肤上还有不计其数的洞孔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比如毛孔。

让我们来观察一样东西，它可以透过皮肤进入身体，然后安然无恙地原路返回。在邦德影片《金手指》中，奥瑞克金手指（Auric Goldfinger）的那位头戴金属帽的党羽奥德贾伯（Oddjob）所执行的一项任务就是谋杀一位背叛的同党，他将她的全身涂满金色颜料，令她窒息而死。几十年来，一直有观点认为这种致人死地的手法纯属虚构，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想象而已，因为只有两栖类动物才用皮肤呼吸。但最近的研究指出，皮肤可从空气中获取很多的氧气，皮肤的需氧量比科学家们此前所认为的要多得多。德国皮肤科医生马库斯·史图克及其同事于2002年公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空气中传播的氧气的深透能力几乎是以前估计的10倍，可以到达皮下1/4至半毫米处。**这意味着人体全部的表皮以及布满毛囊和汗腺的皮下真皮组织更多地是从空气中获得氧气的滋养，而不是从血液中。**史图克对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了测试，他们用各种方法不让皮肤吸收氧气，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做法均对人体内脏器官影响甚微。如此看来，尽管人们对皮肤的呼吸功能有了更深的了解，金

手指之流的谋杀手段还是会以失败而告终。

汗腺位于真皮层中，但却紧挨毛发根部。它们忙碌地执行着人体必需的排汗工作。实验病理学家马克·拉普在他所写的关于皮肤的《身体边缘》一书中提到，“皮肤上有非常密集的汗腺，这是一种高效率的身体结构，可以通过水分的蒸发让肌体内部迅速降温——只要毛发层可以让这一蒸发过程不断地继续下去。”拉普指出，与生活在温带或寒冷地区的人相比，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其皮肤上的汗腺更密集。

当然，甚至连汗液都有自己的文明史。一般说来，美国人只愿在阳光明媚的海滩上看到大汗淋漓的情景，他们通常会在其他场合使用多种香料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不但可以遮盖酸臭的汗味儿，还可以防止出现汗流浹背的尴尬。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泰斯在其早期作品《神话》中，首次用符号学抨击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约瑟夫·曼基维兹于1953年拍摄的电影版的莎士比亚作品《凯撒大帝》。巴尔泰斯指出该片主要运用的两种象征手法，一个是程式化的罗马发型，另一个是除片中安排的受害人以外，每个人脸上都滴滴汗珠。不过他对这位英国导演的抨击显然底气不足，他评论说：“汗水不禁让人觉得，流汗显然成了一种通则，这个国家的商人们个个如此。但这种表现方式严重地歪曲了事实，因为流汗只是最温和的表现方式。”

此后巴尔泰斯还写道，“整部电影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流汗，他面部光洁、神情泰然自若，他就是‘滴水不漏’的恺撒大帝。”但是我们可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滴水不漏”的怪物。我们的皮肤上长有毛孔，它并非密不透风的。人体结构的形成就像捏泥人一样，人体内含有大量水分，我们必须保持一定量的水分，否则就会死去。而我们死后会分解成原子，这些快速旋转的原子又重新构成新的世界。这幅景象让我想起希腊神话故事中的马西亚斯，皮肤一章中曾提到他的悲惨结局。有些故事说，挑战失败的马西亚斯被太阳神阿波罗剥去全身皮肤，即使是神仙也无法让他起死回生。马西亚斯死后化作一条河流。罗马诗人奥维德说，这条河是哀悼马西亚斯的人们流下的眼泪汇聚成的。无论故事的原委如何，如今这条马西亚斯河依然流淌在佛里吉亚。游泳者将他们的身体浸泡在河水中，他们的身体被皮肤覆盖、包容。而这身保护层恰恰是马西亚斯挑战失败后付出的生命代价。

译注：

1. 叶芝 (1906年—1984年)：全名威廉·勃特勒·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玫瑰》、《新的纪元》等。

2. 惠特曼 (1819年—1892年)：全名华尔特·惠特曼，现代主义诗歌先驱。主要作品有《草叶集》等。

3. 提香 (1478年—1576年)：全名提香·韦切利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主要作品有《纳税银》、《圣母升天》等。

4. 因纽特人：北美原住民族之一。分布于加拿大魁北克、西北地区、育空地区等。属于爱斯基摩人。

5. 马萨伊人：居住在非洲肯尼亚北部，是一个人口只有30万的部落民族，被誉为“世界上最善于行走的人”。

6. 三点式泳装的推出，引起了像比基尼岛原子弹爆炸一样的影响冲击波，故被命名为“比基尼泳装”。

7. 普鲁斯特 (1871年—1922年)：全名马塞尔·普鲁斯特，法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意识流小说大师，主要作品有《追忆似水年华》。

